

二十四日拂曉，日軍在一百五十架轟炸機和數十輛戰車強大火力掩護下，集中主力猛攻大場鎮。第二十一集團軍第十八師苦戰三日，陣地工事毀壞殆盡，萬餘官兵幾乎全部犧牲，師長朱耀華自殺殉國。

十月二十六日，大場失守。蘇州河北岸的中央軍腹背受敵，被迫於二十七日放棄北站、江灣陣地，轉移至蘇州河南岸。第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奉令派第五二四團副團長謝晉元率一團官兵，繼續堅守蘇州河北岸的四行倉庫，掩護主力部隊撤退。

五、八百壯士

四行倉庫坐落於蘇州河北岸西藏路口，是大陸、金城、鹽業、中南四家銀行的儲備倉庫，六層鋼筋混凝土結構，為當時上海少有的高樓。奉命在此守衛的實際上只有一個加強營四百五十二人，轄一個機槍連、三個步兵連和一個迫擊炮排。



日軍攻入上海市區

謝晉元接受任務後預立遺囑：「余一槍一彈誓與敵周旋到底，流最後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當代價。」

十月二十七日，日軍直抵蘇州河邊，向四行倉庫發起攻擊。「八百壯士」孤軍奮戰，打退了敵人一次又一次進攻，激戰一晝夜，擊斃日軍二百餘人，日軍大敗而歸。

二十八日晨，惱羞成怒的日軍瘋狂報復，以平射炮及重迫擊炮向四行倉庫猛轟，戰鬥空前慘烈。一隊日軍衝破鐵絲網攔阻線，潛至倉庫下企圖引爆炸藥包。危急關頭，敢死隊員陳樹生在身上綁滿手榴彈，拉燃導火索，從六樓窗口飛身而下，躍入敵群，與十餘名敵人同歸於盡。

「八百壯士」死守四行轟動上



八百壯士堅守四行倉庫

海，數萬市民聚集蘇州河南岸租界上觀戰助陣。上海各界救國團體，冒著日軍炮火送來藥品、食物，慰勞守軍。十四歲少女楊惠敏乘夜渡過蘇州河，爬過鐵絲網，向勇士們獻上一面國旗。

二十九日黎明，守軍在四行倉庫六層平臺上舉行了莊嚴的升旗儀式，中國國旗在硝煙瀰漫的戰場上迎風飄揚。蘇州河南岸的觀戰市民振臂高呼，歡呼聲響徹蘇州河畔。

上海的文藝工作者很快創作出《八百壯士之歌》到陣前傳唱：「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中國一定強，中國一定強，你看那八百壯士孤軍奮守東戰場。四面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寧願死，不退讓；寧願死，不投降，我們的國旗在炮火中飄揚！飄揚！……」雄壯激越的歌聲鼓舞著壯士們的鬥志，一時群情振奮，越戰越勇。

「八百壯士」孤軍堅守四晝夜，連續擊退了日軍的數十次進攻，四行陣地仍巋然不動。中外記者紛紛湧向蘇州河畔戰地採訪，「八百壯士」孤軍奮戰的壯舉很快傳遍全國，令外國駐滬軍事觀察員和毗鄰租界內國際人士敬佩不已。英國上海駐軍總司令史摩萊少將感慨地說：「我們都是經歷過歐戰的軍人，但我從來沒有看到過比中國『敢死隊員』最後保衛閘北更英勇、更壯烈的事了。」

直至十一月一日，在接到統帥部撤退命令後，謝振元才率部撤退。英軍司令史摩萊親自指揮英軍壓制日軍火力，掩護八百壯士撤往英租界內。

中國軍隊退至蘇州河南岸後，由於中央作戰軍正面縮小，第三戰區撤銷了中央作戰軍，將部隊劃分為左、右兩作戰軍，分別由陳誠和張發奎指揮。

十月三十一日晨，日軍炮兵及航空兵向蘇州河南岸豐田紗廠、北新涇鎮等處中國軍隊的陣地進行猛烈轟擊。中午，日軍第三師團的左翼部隊在炮兵掩護下開始強渡蘇州河，在周家鎮、劉家宅附

近與守軍第八十八師、稅警總團發生激烈戰鬥，展開逐屋爭奪的肉搏戰。

十一月一日，日軍第九師團的右翼部隊也開始強渡蘇州河，一度佔領姚家渡。守軍第一七一師、第五十四師、第八十七師、第六十一師、第七十八師、第三十六師等部隊頑強阻擊，使敵無法前進。激戰至三日，日軍除少數兵力渡過蘇州河外，主力仍被阻於蘇州河以北地區。

六、上海陷落

淞滬大戰將近三月，百萬大軍相互廝殺，兩軍作戰處於膠著狀態。

十月二十日，日軍參謀本部決定向上海第四次增兵，命令第六師團、第十八師團、第一一四師團、國崎支隊及野戰重炮第六旅、獨立山炮第二團和第一、第二後備步兵團，組成第十集團軍，柳川平助中將為司令官，在杭州灣北岸登陸，迂迴上海，攻擊中國守軍側背。又從華北抽調第十六師團增援上海作戰。

至此，日軍總兵力已達二十八萬，國內僅餘近衛師團和第七師團兩個常備師團駐守，日本政府下了最大賭注，準備與中國軍隊在上海決戰，一舉消滅中國軍隊主力，逼迫國民政府投降。

此時，中國軍隊已投入七十一個師又七個獨立旅的兵力參加淞滬會戰，大本營已無可調增援之兵，不得不將原杭州灣北岸守備區防備日軍登陸的部隊也調至上海戰場。

中國軍隊雖然在人數上佔有優勢，但在裝備上根本無法和日軍相比，在戰略上更不能與日軍決戰。因此，顧祝同、陳誠等高級將領都建議按照持久戰的戰略方針，迅速將上海戰場的主力部隊有計劃地撤退至吳福線及錫澄線兩條國防工事線上進行整補。但九國公約會議將於十一月三日在比利